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書經解義卷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六十三

經部

日講書經解義卷三

夏書

(卷三)

(夏)

夏是大禹有天下之號書共四篇紀夏家一代事蹟禹貢作于虞時而亦繫之夏書者禹所以王在此也

禹貢

禹貢一篇史臣紀大禹平水土定貢賦及經理天下次第獨以貢名篇者水土平而貢賦定舉其成功而

言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一節書總言禹治水之要而以三事該之敷分而畫之也隨循也刊除而去之也奠定也史臣曰昔大禹治水經理非一事總其大畧蓋有三焉當時洪水橫流汜濫于天下山林原隰一望瀰漫而區域不可辨矣禹自受命後乃先分別土地以為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之九州然後知某州最下治之宜先某州

最高治之宜後可以隨地施功矣凡水皆發源于山只為山徑阻塞草木榛蕪則道途不通而水遂有懷襄之患禹乃隨山而行相其便宜除去樹木以通其道然後知某水為某山所壅必須開鑿某山為某水所出必須濬治可以因勢利導矣九州既分又須各立一州之表識以為之紀綱禹乃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為一州之疆界知某處有某山便可尋衆山之脉絡某水在某處便可尋衆水之脉絡而導山導

水之功皆可舉矣區域辨而九州地勢之高下可知
道途通而九州水勢之緩急可知紀綱定而九州道
路往來出入之數可知三者隨在施功非有先後大
禹治水之畧已具于此

冀州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旣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
績至于衡漳

此五節書是紀禹冀州治水成功之序也冀州今直
隸盛京山西河北之地旣者已事之詞載者經始之

意壺口山名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梁呂梁山也在
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界岐狐岐山也在今山
西汾州府孝義縣西修因繇功未成而復修之也太
原卽今山西太原府岳太岳卽今山西霍州之霍山
覃懷地名今河南懷慶府之地底績猶言成功也衡
漳水名衡古橫字漳水有二清漳出山西樂平縣之
沾嶺濁漳出山西長子縣之發鳩山二水合流橫入
于河故總云衡漳史臣曰唐虞建國皆在冀方則冀

州乃天子所都宗廟社稷百官萬民皆在于此施功
不可少緩故禹治水必從此始冀在雍河之東河從
雍州自北而東自東而南壺口之山適當南下之衝
乃先治之以殺河勢由壺口而東有呂梁狐岐二山
皆河水所經山石崇竦壅閼為甚自壺口疏鑿而後
卽繼治此二山以開其道由是河得順流而行而冀
州無河之患矣自梁岐而東有太原汾水之所出自
太原而南有太岳汾水之所經鯀嘗治之而功未成

乃因其功而修之修太原以濬汾之源修岳陽以導汾之流由是汾得順流入河而冀州無汾之患矣自岳陽而東有覃懷之地地近河河水之所衝也往時河水氾溢平地皆水又有清漳濁漳皆橫流入河其間之地致功為難今河汾既治則覃懷之地致有平治之功而無墊溺之患以至于衡漳所經凡為平地亦無不底績焉蓋水患息而土皆奠冀州之地無有不平者矣禹之施功于冀者如此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旣從大陸旣作島夷衣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此五節書是紀禹定冀州之田賦貢道也柔土曰壤賦田賦也錯間雜不等之意恆衛二水名恆水出今真定府曲陽縣恆岳北谷衛水出今真定府靈壽縣大陸平地也在今北直邢臺趙州深州之境作耕治也碣石山名在今永平府之南史臣曰禹旣平一州之水患則必辨一州之土宜然後可教民稼穡而制

其貢賦冀州之土色白而不雜性柔而無塊雖一州
未必盡然而白壤者居多土宜旣辨田賦乃定田有
肥瘠之異故賦亦有多寡之殊通九州而言之大約
定為九等八州皆田之賦先田而後賦冀州之賦非
盡出于田併場圃園廛漆林所出而賦之獨先賦而
後田以其土廣人稠生之者衆而又恐地力年分之
不齊故賦為上上錯第一等而雜出第二等若田則
為中中居第五等焉田賦旣定尚有水小地遠向時

不暇先治者曰恆水出恆山而東入滹水曰衛水出恆山而東入滹沱河今各導之使順其流而二水有相從之勢矣又有地高廣而近河卒難治者曰大陸今皆可耕治而人得施其功矣此二者以其功成最遲故紀之于最後也冀為甸服其所貢皆在常賦中更無別貢惟越在海島者始有皮服之貢焉若其貢道則東西南三面距河皆可直達惟北方貢賦之來諸水皆阻絕高遠不與河通必由北海入河南向西

轉而碣石適當其右轉屈之間如挾在右掖相似故
曰夾右碣石也入于河卽達于帝都而冀州之事畢
矣

濟河惟兗州九河旣道雷夏旣澤澠沮會同桑土旣蠶
是降丘宅土

此五節書是紀禹兗州治水成功之序也濟是濟水
河卽大河兗州今直隸大名府及景州滄州山東東
昌府及德州武定州濱州濟寧州曹州諸處皆是九

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八條支
河竝河之正派總為九河也禹時在今河間府滄州
一帶地方雷夏澤名在今山東濮州濰沮二水名濰
水出曹州沮水出濮陽降下也宅居也史臣曰冀州
帝都所在天下歸往不言疆界封域自可知其餘八
州則必取境內山之高者川之大者標而出之以表
一州之鎮所謂奠高山大川是也兗州之域東南據
濟水西北距大河故禹以濟河表一州之鎮兗州水

患莫大于河其次莫大于濟河自大陸而來竟為下
流之衝其勢愈大為害愈甚禹則當其將入海之際
疏其正派分其支流以為九河使皆入于海由是經
流行于中支流行于外既順其道而河為安瀾矣河
水未治濟水因而橫流入雷夏之澤汜濫奔潰九河
治濟水亦治上流有歸下流有洩故雷夏亦能蓄水
而成澤矣水自河出為澠濟出為沮河濟治則澠入
于沮沮承夫澠而會同以趨于海矣竟地卑下較他

州獨甚雖宜桑之高土向俱湮沒水中今者土出于水悉復其舊高土之桑亦既可蠶矣民苦墊隘每依丘陵以居今者始得下丘陵而居平地矣地利旣興民居永奠而克之土始無不平禹之施功于克者如此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此四節書是紀禹定克州之田賦貢物及貢道也墳

土脉高起之貌繇蕃盛貌條滋長貌貞正也作耕治也篚竹器織文錦綺之屬濟漯二水名漯水河之支流舟行水上曰浮由此及彼曰達史臣曰兗州之土其色則純黑其性則墳起土性旣復地利自興故其草則繇而蕃其木則條而長蓋下流之地與草木不甚相宜繇條若此則無難耕種之土可知而田賦可定矣兗之田在九州中為中下居第六等而其賦則居第九等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故不曰下下而曰

貞以見此乃真正之道也然聖人之愛民正復無已
水患之後并其賦之薄者而緩征之必俟十三年後
乃始與他州同供賦稅焉蓋以天道言則氣化一紀
而周以人事言則生聚十年而復如是而民力始足
正供可辦此又其至仁之心溢于法之外者也貢物
究地厥木惟條漆有所生則使貢其漆桑土旣蠶絲
有所出則使貢其絲若絲之織成幣帛有文采而可
貴重者則又使盛于筐而入貢焉聖人不貴異物而

器用有所必需故因其所宜而制之貢也若其貢道
充之濟漯二水皆可通河故近濟者浮濟以達河近
漯者浮漯以達河各從其便以達帝都而兗州之事
畢矣

海岱惟青州
夷既略
濰淄其道

此三節書是紀禹青州治水成功之序也岱泰山在
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青州卽今山東濟南青州登
州萊州及盛京奉天府廣寧開原諸處
夷今山東

登州府地卽堯典所謂宅嵎夷者是略者制為經界也濰淄二水名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箕屋山北至萊州府昌邑縣入海淄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原山至青州府壽光縣入濟史臣曰青州封域東北至大海西南至泰山故禹以海岱表一州之鎮青州之東惟嵎夷之地最遠迫近於海施功為難今水患盡去可以正疆界畫溝塗高下咸就經理遠者如此近者可知是土無不平者矣青州之水濰出琅

邪溜出原山二水向嘗汜溢今者雖入海而溜入濟
各循其故道二水如此餘水可知是水無不平者矣
青州地雖卑下不當衆流之衝去海為近水易有歸
故其功特簡于他州如此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
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
于汶達于濟

此四節書是紀禹定青州之田賦貢物及貢道也地

之平行曰廣土之鹹鹵曰斥絺細葛也錯雜也畎谷也岱畎岱山之谷泉麻也牧畜也廩山桑也汶水名出山東萊蕪縣原山之陽西南入濟史臣曰青州之土有二其在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此一州所以定田賦也其在海濱之土則廣闊而斥鹵可以煮鹽此一方所以備貢物也白墳之土其田在九州中為上下居第三等其賦為中上居第四等蓋準田以為賦適相當也貢物鹽所以佐飲食絺葛所以供服御海

物非一所以供燕享此貢之出于通州者也絲枲鉛
松怪石以岱畎者為良所以供器用山桑之絲以萊
夷牧地者為善所以為琴瑟之絃繒帛之用此貢之
出于隨地者也若其貢道青水距河皆遠惟汶水出
原山去濟最近而濟與河相通故由汶西南以達濟
由濟而東北以入河則帝都可達而青州之事畢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
底平

此五節書是紀禹徐州治水成功之序也徐州卽江南徐泗宿海邳等州及兗州府之南境淮沂二水名淮水出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蒙羽二山名蒙山在今山東兗州府費縣羽山在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卽舜殛鯀處藝樹藝也大野澤名在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豬者蓄而復流之意東原地名在今兗州府東平州地境史臣曰徐州之域東至于海南至于淮北至于泰岱故

禹以海岱及淮表一州之鎮徐之水莫大于淮沂向
時二水多汜濫逆流自禹功旣施而淮水東入于海
沂水西南入于泗而二水皆得其治矣蒙羽二山為
淮沂之下流淮沂旣治而後蒙羽之山皆可種藝矣
至于大野之澤乃兗之濟水分流之處向時不免潰
決今則濟水旣治於是大野始能容受衆流有蓄有
洩而旣豬矣東原之地又大野所環抱之處大野旣
豬而沮洳盡去皆為安土而東原亦無不平矣禹之

施功于徐者如此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
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此四節書是紀禹定徐州之田賦貢物及貢道也土
黏曰埴漸進長也包叢生也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
之五色者嶧陽嶧山之南在今淮安府邳州孤桐特
生之桐也泗濱泗水之旁泗水出今兗州泗水縣陪

尾山以其四泉竝發故名南至邳州入淮浮磬石露水濱可作磬者蟪蛄屬史臣曰徐州赤土其性黏膩而墳起水退之後草木漸而進長包而叢生惟其土近厚故田在九州中為上中居第二等而人工尚稀故賦為中中居第五等貢物有一州所出者則赤土之外有五色之土可為建社封國之用此一州之通貢也有隨處所產者羽山之谷有五色文雉其羽可以為旌旄嶧山之陽有孤生之桐其材可以成琴瑟

泗水之芻石露若浮于水叩之其聲清越可以為磬
淮夷之地有蠙蚌之珠可以供服飾之用魚可以供
祭祀之需赤黑之幣曰玄黑經白緯之繒曰織純白
之繒曰縞三者亦淮夷所出命其盛諸篚而貢焉以
備章服此隨地之貢也若其貢道從徐而北必先浮
舟于淮由淮以入泗自泗而上或由濰或由濟皆可
達河以達帝都而徐州之事畢矣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此五節書是紀禹揚州治水成功之序也揚州卽今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諸處彭蠡湖名卽今江西鄱陽湖陽鳥卽鴈也三江謂松江婁江東江也在今江南蘇州松江二府之地震澤湖名卽江南蘇州府太湖史臣曰揚州之域北至于淮東南盡于海故禹以淮海表一州之鎮揚之澤莫大于彭蠡匯江漢之水跨荆揚之地向時汎濫不能蓄洩今旣蓄而且流無潰決之患矣于是澤旁洲渚無不底平而隨陽之

鳥亦得安居以遂其性此旣豬之驗也次莫大于震澤震澤一曰具區周遭數百里演泓停蓄三吳諸水皆納其中而松江婁江東江實在下流又受震澤之水以洩于海惟先疏治三江使其入海之路無有阻滯則震澤有所宣洩自然氾溢盡去可以吐納衆流而不至于震蕩矣此旣入之于底定相繼而成功也揚州雖江淮下流而江淮之水已受治于徐荆故舉二大澤以見揚州之水無不治禹之施功于揚者如

此

篠蕩旣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
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浴于江海達
于淮泗

此四節書是紀禹定揚州之田賦貢物與貢道也箭
竹曰篠大竹曰蕩敷布也少長曰夭高茂曰喬塗泥
卑溼也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石美而似玉者卉服用

草織成之服貝錦名錫貢命而後貢也史臣曰揚州
水患旣平植物皆遂其生如篠簜之竹皆敷布而生
草則夭夭而長盛木則喬然而高竦但其地卑溼故
其土皆淖而為塗泥其土性旣惡故其田亦瘠薄而
難耕治在九州中為下下居第九等而賦則以人工
漸修為下上上錯第七等而間出第六等貢物金銀
銅三品可充國用石之似玉者名瑤琨可為禮器篠
可為矢之筈簜可為樂之管象之齒犀兕之革可為

車甲鳥之羽獸之毛可為旌旄木可備棟宇舟楫之用此通州之所出也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又盛于筐篚以見其鄭重焉此則一方之所出而皆為常貢也又有食物用包裹者小曰橘大曰柚可為供祭祀燕賓客之用此則必待錫命之至而後貢焉蓋不欲以口腹之故而勞我百姓故不制為常貢也若其貢道則禹時江淮未通必順流沿江入海自海而入于淮自淮而入于泗自泗而上則或由

澠或由濟皆可達河以達帝都而揚州之事畢矣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旣道
雲土夢作乂

此五節書是紀禹荊州治水成功之序也荆山名在
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衡陽南岳衡山之南也在今
湖廣衡州府荊州卽今湖廣及廣西桂林平樂梧州
三府河南信陽州廣東連州皆是江漢二水名俱發
源于梁州春見曰朝夏見曰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

九江分言之則沅漸元辰澍酉澧資湘合言之則洞庭也卽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洞庭湖孔甚也殷正也沱潛二水江漢之支流沱水在今湖廣荊州府枝江縣潛水在今湖廣安陸府潛江縣雲夢二澤名雲澤在江北卽今湖廣安陸德安二府及沔陽州諸處夢澤在江南卽今湖廣江夏華容諸處史臣曰荊州封域其北境抵南條之荊山其南則包乎衡山之南故禹以荊及衡陽表一州之鎮荆之水莫大于江漢江

水出于岷山至大别而會于漢漢水出于嶓冢至大别而會于江二水雖發源在梁而合流實在荆禹故因而導之由是會同東下雖距海尚遠而其奔趨之勢猶諸侯之朝見于京師欲止而不得也九江一曰洞庭乃江水之所經江漢治九江之水皆成安流而甚得其正矣江之別流為沱漢之別流為潛江漢治沱潛二水皆各循其道而無逆流之患矣是江漢之經流與其支流無不治也雲夢二澤旁近之地向苦

水患淪沒無涯江漢治雲地雖未可耕種而已見乾
土夢地不但土見而且可耕種一則其害已去一則
其利漸興是江漢相近之地無不治也禹之施功于
荆者如此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
金三品杔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簠楛三邦底貢厥名
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
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此三節書是紀禹定荊州之田賦貢物與貢道也。杔，栝柏，俱木名。杔，可作弓幹，故云杔幹礪砥磨礮之石。砮，石鏃也。丹丹砂也。箇，籜竹名。楷，木名。三邦地名。匭，匣也。菁茅，草名。纁幣，之絳色者。璣珠之不圓者。組紃也。洛水名，逾過也。凡言逾者，皆水道不通，從陸而後達者也。史臣曰：荊州之土，其性塗泥，與揚州同。故田亦相似，在九州中為下中，居第八等。但其地既廣闊，而人工益修，故賦則為上下，居第三等。荊之貢物亦

略與揚同而各以所產之善者為先羽毛齒革與金銀銅三品皆以資國用柁可以為弓幹栝柏二木可以為棟梁礪麤砥細可以為磨礱之石礱石為矢鏃之用丹砂資繪畫之事筭籥楛竹木之可為矢者荆之三邦出焉戎事尚精良故三邦必致貢其有名者菁茅供祭祀縮酒之用祀事尚敬故既包而又匣之玄纁二色之幣及璣珠組綬皆朝祭服飾之需不可輕褻故亦以筐盛之此一州之常貢也至九江所出

大龜為國家斷大疑定大策太卜之所必用但其物
非可恆有若偶得之則使納錫于上而不制為常貢
也若其貢道則荊州距河遠先浮舟于江沱以達于
潛漢漢水與洛水不通又必舍舟登陸以至于洛乃
由洛而至冀之南河則帝都可達而荊州之事畢矣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
孟豬

此四節書是紀禹豫州治水成功之序也荊卽荊州

之荆山豫州卽今河南之開封河南南陽歸德汝寧
五府及江南潁州亳州湖廣均州隨州山東曹州皆
是伊洛瀍澗四水名皆在今河南府境內滎水在今
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波水在今河南府永寧縣水自
洛出謂之波荷澤在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孟豬澤名
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被謂餘波所及史臣曰豫
州封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故禹以荆河表
一州之鎮豫水之大者有四曰伊水洛水瀍水澗水

而洛水為尤大四水向嘗橫流今則伊瀍澗三水皆入于洛與洛水合流而入于河矣又有濟水之所溢者曰滎水洛水之所分者曰波水今濟入海而滎能受濟之溢洛入河而波能安洛之流無復奔潰之患豫州之水無不治矣荷澤為濟水所經孟豬乃蓄而復流之水二澤向皆汜濫今則荷澤既治更導其餘波以入孟豬之澤而孟豬亦能安然容受豫州之澤無不治矣禹之施功于豫者如此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
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此四節書是紀禹定豫州之田賦貢物及貢道也土
之疏散曰壚紵苧麻也纊細綿也磬錯治磬之器史
臣曰豫州之土色雜故不名一色而性則柔細而無
塊其低下者則性墳起而疏松故豫之田在九州中
為中上居第四等其賦為錯上中第二等而間出第
一等以其在中土人工最修故賦獨優于田也貢物

漆以備器用帛與絺紵以備服用織為黑經白緯之
繒為禪服之用纊為細綿二物則以筐盛之此一州
之常貢也至于治磬之錯乃攻玉之石非所常用則
必待錫命而後貢也若其貢道則豫州去冀最近入
貢之道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洛而達于河以達
帝都而豫州之事畢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
底績

此五節書是紀禹梁州治水成功之序也華陽華山之南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黑水水名在今陝西肅州衛梁州卽今四川貴州雲南及陝西之漢中府階州皆是岷嶓二山名岷山在今四川成都府茂州嶓冢山在今陝西鞏昌府秦州沱潛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非荊州之沱潛蔡蒙二山名蔡山在今四川雅州蒙山在今四川雅州名山縣旅祭名和夷地名史臣曰梁州封域東境則距華山之陽西境則據黑

水故禹以華陽黑水表一州之鎮江漢之水皆發源于梁岷山乃江水之源嶓山乃漢水之源二水汜濫旣去故其地稼穡可興二山之間皆可種藝而江漢之上源治矣江之別流在梁者曰沱水漢之別流在梁者曰潛水今則皆加濬治沱水西入大江潛水西南亦入于江各順其道而江漢之下流治矣蔡蒙二山之間沫水所經其勢漂疾為害今水土旣平于是旅祭其山而告成功焉二山平凡土之高者無不平

矣和夷地下而險遠難于成功今則咸加經略可以耕種而致有功績焉和夷治凡土之卑者無不治矣禹之施功于梁者如此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此四節書是紀禹定梁州之田賦貢物及貢道也黎黑色也璆玉磬也鏤剛鐵也西傾山名在今陝西洮

州衛因循也桓潛沔渭俱水名桓水在西傾之南沔水在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史臣曰梁州之土其色青黑而性則甚雜不可舉一言之其田在九州中為下上居第七等其賦為下中三錯本第八等或一年而進第七等又或一年而降第九等共三等蓋地方之厚薄不同而年歲之豐惡亦異所以隨時制賦不遽定為常額也貢物有玉磬石磬以供作樂之用有柔鐵剛鐵以供制器之用有白金以供國用有石磬

以供作矢之用梁地之所產也能羆狐貍之皮可以
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此服御之所需皆常貢
也若其貢道梁州之境可以達河者皆不必書其西
南境之絕遠者由西傾山之南循桓水而浮舟于潛
潛與沔不通乃舍舟登陸以逾于沔沔與渭又不通
復跋涉而入于渭至渭而後可以橫絕渡河達于帝
都矣冀州在河之東故必橫渡而始達也而梁州之
事畢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此五節書是紀禹雍州治水成功之序也雍州卽今陝西之地弱水在今甘州衛地涇渭汭漆沮澧六水在今西安鳳翔二府境涇水在今陝西平涼府涇州地至西安府高陵縣入渭汭水在今陝西平涼府涇州地入涇水漆水沮水在今陝西西安府耀州華原地合流至同州朝邑縣入渭澧水出今陝西西安府終

南山至咸陽縣入渭史臣曰雍州封域西境則據黑
水東境則距冀州之西河故禹以黑水西河表一州
之鎮雍之西有弱水力不能載一物其性西流禹因
其性導之使由合黎以入流沙而雍水之異常者無
不治矣雍之諸水惟渭為大禹既施導渭之功汜濫
悉去諸水俱順于是涇水西至涇州受汭水南至高
陵入渭水共達于河是涇水在中上承汭下達渭彼
此聯屬而無散漫之憂矣漆水沮水從華原合流至

朝邑同入渭而共達河以小從大而無橫流之患矣
澧水出終南山至咸陽入渭而達于河竝流同歸而
無壅滯之虞矣如是而雍大小之水無不治矣

荆岐旣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
危旣宅三苗丕敘

此三節書是紀雍之水患旣平凡山林原隰以至絕
遠之地無不平成也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俱山名荆
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與荊州之荊不同岐山

在鳳翔府岐山縣終南在今西安府城南惇物在今
西安府武功縣鳥鼠在今臨洮府渭源縣豬野澤名
在今涼州衛姑臧城三危地名在今陝西肅州衛沙
州地三苗國名宅安居也敘有功也史臣曰雍之山
有荆山漆沮所經有岐山涇汭所經有終南澧水所
出有惇物澧水所經有鳥鼠渭水所經皆名山也諸
水旣治諸山皆無懷襄之患于是荆岐二山可行旅
祭以至終南惇物鳥鼠三山亦皆平治如荆岐而雍

之高土無不平矣地之廣平為原下溼為隰水患既
息凡原隰之地皆已成功以至豬野最下之處亦皆
平治如原隰而雍之卑土無不平矣不特近地如此
險遠若三危皆可安居向時三苗之竄居此者無不
格心向化大有功敘觀于地之極遠人之極惡者且
然則信乎無不平之土無不格之人矣禹之施功于
雍者如此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
搜西戎卽敘

此五節書是紀禹定雍州之田賦貢物及貢道而并
見遠方之向化也積石龍門二山名積石在今陝西
河州衛西北龍門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東北織
皮所貢皮服也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西方之戎卽
敘就治也史臣曰雍之土色黃而得其正性壤而得
其常故其田在九州中為上上居第一等但以地狹

而人工不修故其賦僅列于中下居第六等焉貢物
玉之美者曰球琳可以為珪璋石之似珠者曰琅玕
可以飾冠冕此皆雍土之所出也若其貢道則有二
其西北境跨大河浮舟于河水所經之積石以至于
龍門而入冀州之西河其東南境則或由澧涇或由
漆沮而會于渭水之北以入于河則皆可以達帝都
各從其便也雍事既畢不獨境內皆安而已西徼之
外凡織皮之國如臨羌之崑崙河關之析支朔方之

渠搜亦皆傾心革面順服教化無不就理禹功所及之遠如此故特紀于雍州之終以見其盛云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上言九州之成功此下詳言導山導水以見九州施功之序此二節書是紀禹導北條大河北境南境之山也導疏引也岍岐荆三山屬雍州岍山卽今陝西

鳳翔府隴州吳嶽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恆山碣石九山屬冀州雷首卽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首陽山底柱在大河中流卽三門山在今河南陝州東四十里析城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王屋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連接山西陽城垣曲二縣之境太行在今河南懷慶府之北連互數州恆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此皆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西傾朱圉烏鼠太華四山屬雍州朱圉山在今陝西鞏昌

府伏羌縣太華卽華山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屬
豫州熊耳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外方山舊傳卽
是中嶽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桐柏在今河南南
陽府桐柏縣陪尾在今湖廣安陸府此皆北條大河
南境之山也史臣曰凡水皆出于山皆經于山故禹
濬川之功自隨山始山水皆發源于西北故禹導山
之功又自雍州始其在大河以北則從雍之岍山東
及岐山又東至于荆山無不施功則其間不但河之

經雍者無有壅塞而渭水之入河涇澧漆沮汧汭之入渭皆有次第矣雍功既畢則自龍門渡河以至冀州自北而南先治壺口以殺河勢又南而雷首以至太岳汾水之所經又自南而東底柱析城以至王屋濟水之所出又自東而北太行恆山以至碣石無不施功水勢至此皆合同入海則其間不但河濟順流而汾潞漳沁恆衛等水皆有歸向矣其導大河北境諸山之序如此其在大河以南則從雍之西傾東歷

朱圉鳥鼠又轉而之南以至太華無不施功則其間
凡渭恒等水出入于諸山者無不治矣雍功旣畢卽
由是東至豫州自熊耳而東歷外方桐柏又轉而之
南以至陪尾無不施功則其間凡伊洛淮等水出入
于諸山者無不治矣其導大河南境諸山之序如此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二節書是紀禹導南條江漢北境南境之山也嶓

冢屬梁州荆山內方大別屬荊州內方山卽今湖廣
德安府章山大別山在今漢陽府此南條江漢北境
之山也岷山屬梁州衡山敷淺原屬荊州敷淺原舊
傳卽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博陽山或云卽廬山此
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史臣曰禹導北條之山旣畢
則南條之山所當施功梁州之嶓冢漢水之所出荆
州之荆山內方漢水之所經禹先從嶓冢以濬其源
至于荆山內方以引其流使由大別以入江而漢之

源流治矣其導南條北境諸山之序如此梁州之岷
山江水之所出荊州之衡山九江敷淺原皆江水之
所經禹先從岷山至于衡山以通其上流又渡過九
江至于敷淺原以通江之下流自此順而趨海無有
阻滯而江之源流治矣其導南條南境諸山之序如
此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
于南海

此二節書是紀禹之導水而先序極西異常之水也

合黎山名在今陝西行都司西北弱水環之流沙地名在今肅州衛舊城之西其沙隨風流行故名餘波弱流也史臣曰天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導水亦必自西北始弱水在雍西北性又西流故先順其性而導之其正派至于合黎之山其餘波入于流沙而弱水治矣黑水在雍之西其水南流禹導之至三危以清其源入南海以靖其流而黑水治矣二水地

既最遠而又皆非常之水故特敘于導水之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泒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此一節書是紀禹導北條之大河也華陰華山之北大伾山名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孟津地名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泒水水名卽今真定府冀州枯泒渠逆河海潮迎而逆流也史臣曰北條之水莫大于河

河源出西域多伏流至雍積石山始大故導河卽從此始此時河行山峽中為所迫束怒而相激四出為害禹乃疏其險阻通其壅滯以至龍門自龍門而下山開岸闊豁然奔放于是自北而南則至華山之陰自南而東則至冀之底柱又東而至豫之孟津由是又東而過洛水合洛之流以至大伾之山河至此始出險而就平地矣由是又自東而北流過冀之泒水以至大陸自大陸而北則為兗州之域地曠土疎河

尤易決用是播之為九以分其力而殺其勢至近海之處則復合為逆河入海而河始全治矣禹之導河大約起于雍經于冀豫入海于兗有如此當時洪水為虐惟河獨甚鯀竭人力障之九載績終弗成所謂鯀殛洪水是也禹治之自始訖終無別策唯順其性以導之而已始鑿龍門洩其上流之怒終播九河洩其下流之溢無非使水有所歸自不奔潰橫出為平陸之害故其力省而功倍也夫古之治河惟去其害

後世用以通漕兼資其利時異勢殊故治之較難然
河流雖南北不同而順下之性未之有改治之之策
惟有急疏其入海之路使水得所歸則自不為害矣
不疏其入海之路而惟事隄塞纔塞于此復決于彼
費愈多害愈甚不法禹之智而祖鯀之術未見其可
也古人以民喻水謂衆怒不可犯水怒不可遏嗚民
則民叛壅川則川潰豈不信哉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此二節書是紀禹導南條之漢水江水也漾漢水源也漢水在今陝西鞏昌府成縣于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入江滄浪三澨悉漢水所經之名滄浪在今湖廣襄陽府均州三澨一在今安陸府京山縣其二無考匯會也岷山江水源也沱澧悉江水所經之名東

陵地名卽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迤邪行之意匯卽指彭蠡史臣曰南條之水莫大于江漢而江漢之水有分流有合流如漢之源出于梁州之嶓冢故自此山導之其初名漾未名漢也自嶓冢東流始為漢水又復東流而為滄浪之水雖異其名仍皆漾水也由是而過三澨之小水以至于大別之山而南入于江焉漾小而江大至此而與江合流也入江之後又復東流停蓄周迴而為彭蠡之澤旣聚為彭蠡又復東

流而為北江順流入海而漢水治矣江之源出于梁
州之岷山故自此山導之自岷山而東流別為沱水
又東流出三峽而至于澧水乃過荆之九江而至于
東陵又東向邇邇而行北會漢水而同匯為彭蠡之
澤又東流而為中江順流入海而江水治矣大約江
漢之水皆發源于梁經流于荆而終入海于揚也禹
之導江水漢水者如此

導沱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

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
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二節書是紀禹導濟水與淮水也沅水濟水源也
陶丘地名在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荷卽荷澤史臣
曰濟水性下力勁穿地而行出入無常伏見不一故
順其性而導之其源發于王屋山始見而為沅水旣
見之後卽伏于地東至濟源又見而為濟水自此入
于河卽伏于河中復從河溢出又見而為滎水旣再

伏再見矣又潛伏地中東至陶丘北而復湧出是三
伏三見也于是不復伏矣乃東流而至荷澤之地又
東北流而與汶會焉又轉而北東入于海其水若斷
若續而脉絡可尋大約發源于冀經于豫兗而入海
于青也淮水出胎簪山至桐柏山始大故自桐柏導
之徐有泗沂二水准則東流會之又東流至于淮浦
而入海焉大約始于豫經于徐而入海于揚也禹之
導濟水准水者如此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
北入于河

此二節書是紀禹導渭水與洛水也鳥鼠同穴山名
其山鳥鼠同穴而處故以為名史臣曰渭水出南谷
山至鳥鼠同穴之山始大故自此導之由是而東流
會于澧水又會于涇水又東而過漆水沮水于是至
華山之地而統衆水以入河矣渭水治而雍州之水

皆安流也洛水出冢嶺山至熊耳山始大故自此導之由是而東北流會于澗水又會于瀍水又東會于伊水乃復東北流而統衆水以入河矣洛水治而豫州之水皆順流也禹之導渭水洛水者如此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

此一節書是敘禹功旣終而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四隩四海之內水涯之地九山九州之山刊除也

旅祭也九川九州之川九澤九州之澤滌疏濬也陂隄障也史臣曰大禹治水勤勞八年山則窮其脈絡水則順其源流故九州之疆域雖異而水土之平治則同如土之卑者則為四隩之地向苦墊溺難于定居今者險阻既遠而底績降丘無不可安宅矣土之高者則為九州之山向苦荆榛蔽塞今者斬木通道而既藝旅平無不可祭告矣如水之流者則為九州之川其泉源已皆濬滌而無復有壅滯之患水之止

者則為九州之澤其陂障已皆堅固而無復有潰決之虞由是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九州攸同豈虛語哉信乎美哉禹功而明德之遠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一節書是紀禹定九州貢賦而著其愛民經國之實也交正謂交相參較三壤上中下也成定也史臣曰天下之大患旣息則天下之大利斯興水者百貨之源五行之首方洪水橫流凡水火金木土穀所謂

六府者皆失其條理今水患旣去六者俱大修治而財用有資貢賦可定矣禹于是因地之宜以制國之用九州庶土高下肥瘠不同各以其名物所出交相叅錯而辨正之以致謹其財賦之出入有通州之貢有一方之貢每歲之貢為常貢待命而貢為錫貢不取盈于少不責有于無其定土貢者有如此至于九州穀土高下肥瘠尤不可不辨孰為上等孰為中等孰為下等各品節之或應從厚或應從薄或應閒雜

不等隨其所定之則而賦于中邦之內上無過取下
無厚斂經制旣立一成而不變其定田賦者又如此
大抵聖人之治天下極勞而取于民又極慎非獨以
為愛惜物力當若此蓋深知上下一體國家之足必
本于百姓之足留不盡于民正所以裕無窮于國誠
後世為人君者所不可不知也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二節書是紀禹修封建之法而并及其敬德之心

也錫土立國也錫姓立宗也祇敬也台我也距違也
史臣曰水土旣平經理天下不可無人禹乃佐天子
封建諸侯錫之土地或百里或數十里使之立國以
君其民而教事君之忠錫之姓氏或以地或以官使
之立宗以保其子孫而教承家之孝所謂弼成五服
治功之盛如此然禹未嘗有一毫自滿之心也自言
曰治功雖已粗定要惟敬我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
傾心從化不能違越我之所行蓋其不矜不伐而惟

專以德化民又如此此其所以開三代有道之長而立萬世人主之則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一節書是紀禹弼成五服之事而首定甸服之制也甸服畿內之地也禾之莖穗全曰總半藁曰銍半藁之去皮曰秸服服輸將之事也粟粗穀也米細穀也史臣曰禹敬德以先天下固可以必教化之行而

教化之行實自弼成五服始五服首為甸服在王畿之內四面皆五百里以其供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而其貢賦之法則于每五百里中分為五等百里去王畿最近則并其稻禾與莖穗而俱納之蓋芻秣之用并取給也二百里次近則使刈禾半藁而納之三百里又次近則并去其半藁之皮而納之然此三百里之民不惟使之納總銍秸而已又令服勞轉輸而兼力役之征焉自是以外四百里去王畿稍遠則去

其穗而納穀五百里尤遠則并去其穀而納米蓋地
方愈遠納賦愈從輕便而并不使服輸將之事矣同
一甸服而近遠稍殊卽為之等差分別若此聖人制
國用必體民情抑何其周且至哉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
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此二節書是紀禹定侯服綏服之制也侯服侯國之
服也采卿大夫之邑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大國次

國也綏綏安之意揆度也文教者安內之雅化奮揚也武衛者攘外之遠謨史臣曰甸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以其皆侯國之事謂之侯服內四面百里迫近甸服定為卿大夫之采邑又其次四面百里定為子男之小國所封此外四面尚各有為百里者三定為公侯伯之大國所封采邑以供內臣之祿男邦諸侯以別外臣之爵小國居內大國居外所以安內而靖外也其分侯服五百里為三等如此侯服之外四

面又各五百里以其漸遠王畿而義取撫安謂之綏服內三百里密邇甸侯當以文治之為建庠序設師儒而揆之以仁義禮樂之教外二百里漸迫要荒當用武防之為簡車乘訓卒伍而習之以威武奮揚之事蓋內治不可不修而外患亦不可不防以其地介乎中外之間故文教武衛各有所獨重所以因勢而制治也其分綏服五百里為二等如此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

蠻二百里流

此二節書是紀禹定要服荒服之制也要要約之意
夷遐邇之人蔡斥逐之人荒荒遠之意蠻疎野之人
流放棄之人史臣曰綏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曰
要服其去王畿已遠法制簡略稍示要約而已內三
百里以處遠人外二百里以放罪人其地絕遠所謂
寄棘之地不與同中國者也其分要服五百里為二
等者如此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曰荒服其去

王畿益遠直荒野之地治以不治而已內三百里蠻
人居之外二百里罪人所犯最重者則用此地流之
比之于蔡又加等者也其分荒服五百里為二等者
如此觀大禹五服之制而知其居重馭輕安內撫外
井井各有條理古今立國規模孰有加于此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
圭告厥成功

此一節書是總敘大禹之成功也漸漬也被覆也暨

猶及訖盡也錫與也史臣曰大禹祇德之化無遠不
届所定五服雖相距止五千里而其風聲教化所及
實有被于靡窮者東則漸漬而至于海西則覆被而
至于流沙若南北所及道里尤遠不可以地為限四
海內外罔不率俾蓋至是而禹功乃成矣于是以圭
為贄上于帝舜以告成功而復命焉圭取其黑象水
色云夫當洪水橫流下民昏墊自舜命禹而地平天
成萬邦作又不獨蕩平一時之禍害實整頓萬世之

乾坤此其功為何如可見古來能命臣者莫如舜能不負君命者莫如禹君有知人之明臣有任事之忠故能成此豐功盛烈禹貢一篇治迹具在讀其書不益想見其人哉

甘誓

此一篇書是史臣記夏王啓親征有扈國誓師于甘之言因以名篇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

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此三節書是史臣記夏王啓誓師于甘而因載其誓詞先言討叛伐罪之意也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六卿是六鄉之卿古者天子六軍卿其軍將也六事之人指六卿以下凡有事于六軍之人也威暴殄也侮輕忽也夏史臣曰夏王啓繼大禹卽位諸侯有扈氏不服夏王啓親率六軍征之有扈恃強抗衡遂

大戰于其國之甘地夏王啓乃于將戰時召六軍之將而誓戒之夏王啓嗟歎以誓曰爾六卿及凡有事于六軍之人我今誓戒告汝以有扈氏之罪水火木金土之五行資于民生乃侯國所當節慎有扈氏暴殄輕忽之不順天時以虐下子丑寅之三正頒自王朝乃侯國所當遵守有扈氏怠慢廢棄之不奉正朔而背上以此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令我率師討罪惟敬行天之罰而已豈敢輕于用武哉史書大戰

所以淡著有扈之不臣蓋諸侯守國尊王制重民用
卽所以敬天職也夏王啓以威侮怠棄責之可謂得
討罪之正矣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
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
戮汝

此二節書是夏王啓誓戒將士一以嚴車戰之節制
一以昭軍前之刑賞也左右車上在左在右者也攻

治也御御馬也古者天子親征則載遷廟之主與社
主以行祖在左而社在右賞罰卽于其主前行之示
不敢專也夏王啓曰軍法坐作進退合于法度方能
克敵制勝車左主射之人專治射于左若不治而射
法未精是汝不敬我命于左矣車右主擊刺之人專
治擊刺于右若不治而擊刺未精是汝不敬我命于
右矣車中主御馬之人當專心求合于馳驅之法若
馳驅失節而非其正是汝不敬我命于中矣三者皆

足以致敗各宜戒之且今日刑賞之典非敢有所私
徇凡汝在六軍之人能用我命以取勝我卽論功賞
于軍中祖廟之前不用我命以取敗我卽論罪戮于
軍中大社之前不但戮汝身將并戮汝妻子功必賞
罪必刑汝等可不恭命哉凡臣下奉行君命惟恭則
其事治不恭則其事不治而人君奉天之恭倡臣下
奉命之恭者要在刑賞至公而能斷使激勸昭著于
人心不獨在師中為然此夏王啓所以能敬承繼禹

之道也

五子之歌

此一篇書是史臣記夏王太康之第五人因太康失國作歌以發其怨痛之意遂錄其歌以名篇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此三節書是夏史臣序太康失國五子作歌之由也

太康啓之子也尸如祭祀之尸言居其位而不為其事也御其母侍其母也水北曰汭夏史臣曰太康繼啓為夏王十九年不治朝政尸居君位惟以縱逸豫樂之事滅棄敬承之德黎民皆有二心太康不知省改乃安于遊娛無有限度遠出畋獵于洛水之外至百日之久猶弗返國有窮國君名羿者素蓄不臣之心因民弗堪忍于供應遂乘機舉兵拒阻太康于大

河之南使不得歸國當太康出畋時其弟五人隨侍其母渡河從之追太康弗及乃待于洛水之北及聞羿叛五子見宗廟社稷危亡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不可保皆悲痛嗟怨推究禍亂之源實由于太康荒棄祖訓因述大禹之所垂戒行為詩歌寫其憂思焉大禹河洛之功在萬世而啓之賢又溪得民心至太康一失德遂不能邀祖父餘庇可見繼世人主當兢兢業業溪以盤遊逸樂為戒蓋先世之功德不足恃

而創造之艱難不可不思所以保守弗墜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
何不敬

此二節書是五子上述祖訓而下復申結其義也皇
大也近親之也下疎之也不忍斥言太康而稱予乃
臣子引咎自責之意三失言所失多也五子之歌第

一章曰我皇祖大禹有訓言君之于民勢分雖遠情
同一體當時時念民之疾苦可以情而親近之不可
自恃其尊肆于民上但以勢分而疎下之蓋人君保
邦之事雖非一端獨惟民為邦國之根本民心愛戴
而根本堅固則邦國安寧自無傾危之患此民之所
以可近不可下也由皇祖之訓以觀今日則邦之不
寧者豈非本之不固哉人君之勢分似非小民所能
勝然我視天下之民卽愚夫愚婦皆能勝我不必其

衆多也所以行事有失遂足取怨于民況以一人而積失再三則民心之怨豈待顯明而後見惟當于未及見時預謀所以消弭其怨心耳今以多失之一人臨勝予之兆民凜然可危若朽索之馭六馬必至于馬駭而索絕矣民之可畏如此然則居民上者奈何逸豫而不敬乎蓋太康惟不能敬故日流于逸豫敬則能親民而民心固結不敬則必虐民而民心離怨邦國之安危惟在乎君心之敬肆五子之言可謂知

本者矣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
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
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此二節書是五子一述祖訓之所垂戒一自發其傷
今懷古之歎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好之無厭也
五子之歌第二章曰我皇祖大禹之訓有言人情所
不能無者要在節之以禮苟不知節而縱其情之所

欲有如內焉迷惑女色而作色荒外焉娛遊畋獵而作禽荒沉酣旨酒而不止耽溺音樂而無厭竭財費以高峻屋宇極華麗以彫繪牆壁人君于此六事但有其一必至政務廢弛未有不亡其國者祖訓垂戒昭然令我子孫獨不以為念而犯禽荒之戒乎五子之歌第三章曰我夏后建都冀州所由來者遠矣自陶唐帝堯始都于此一傳帝舜再傳我祖大禹三聖人授守一道奉天子民故能奠王畿以綏四方今乃

逸豫以失其道而紊亂其政刑之小紀大綱陶唐以
來相傳之基業遂致滅亡可勝歎哉當時紀綱之亂
皆由于犯禽荒之戒而堯舜禹之所守太康之所失
惟在能敬與不能敬而已歌內互相發明不但見五
子之怨誹而不亂亦足為萬世炯鑒矣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闕石
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此一節書是五子述大禹之貽謀詳備而歎太康不

能守也明明而又明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
鈞闕通也言彼此通行而無異也和平也言人情兩
平而無乖也五子之歌第四章曰我祖大禹以明明
之德照臨萬邦萬邦愛戴以為君其在當日之紀綱
固已盡善至為後世子孫慮久遠而政教禮樂之大
有經常之典章有中正之法則遺傳子孫可以遵行
無弊是治天下之本無不備也卽制度微小如一秤
物之器石取其闕通鈞取其和平王府中亦有留藏

者昭世守之法物是治天下之末無不詳也凡此本末詳備我祖大禹之心正欲我子孫保守其統緒耳今乃逸豫盤遊而荒廢棄墜之以致逆臣僭竊覆有夏之宗絕配天之祀豈不傷哉大抵創業之君經歷世變旣多審察民情最熟所以為善後計者纖悉畢具循之則治悖之則亂信乎法祖為帝王之要道也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此一節書是五子指切當日情事而結言其作歌之
哀思也鬱陶言哀思也顏厚愧之見于色也忸怩愧
之發于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五子之歌第五章曰
可歎我母子流離河上何地而可歸乎此予懷之所
以悲也萬姓皆怨仇于我衆叛親離我將誰人是依
以圖存乎故哀思鬱結我心而羞愧之狀徵于面而
顏厚不容自掩發于心而忸怩不能自解推原所由
惟弗能敬慎其德以法祖保民而乃逸豫盤遊釀成

今日之禍敗至于此極雖欲悔改前失豈可追及乎
我且終如之何矣按一章及五章予字五子之意雖
指太康而始終不忍斥言上述祖訓下察民情中稱
已過兄弟一體之仁臣子引咎之義纏綿惋惻哀感
行路蓋其發于至性非作而致其情也後世三百篇
中盡臣孝子之謳吟貞夫嫠女之浩嘆令人讀之歌
泣竝至而屈子離騷猶能得此意以寫其怨誹之懷
雖衰世之事乎亦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然使上有

聖明又何得有此哉

胤征

此一篇書是史臣記胤侯奉夏王仲康之命征羲和而誓師之詞故以胤征名篇實亦書之誓體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此一節書是夏史臣序胤侯奉王命征羲和之由也胤侯胤國之侯也唐虞羲氏和氏夏合為一官夏史

臣曰自夏王太康十九年出畋為羿所拒不得歸國
居陽夏十年而崩太康之弟仲康始卽夏王位臨御
四海乃于諸侯中選擇胤侯為王朝大司馬命之總
掌六軍以收羿之兵權當時諸侯有羲和者附羿黨
惡敢廢其世掌天文之職日蝕不奏聞飲酒荒迷于
私邑仲康命胤侯征之胤侯遂承王命率六師往征
羲和雖未能卽行天討于羿而翦其羽翼亦制之以
漸也按仲康卽五子之一義應嗣太康為王非藉羿

之援立史稱肇位謹正始也繫以四海大一統也命
胤侯征義和得討罪之權胤侯承命往征得敵愾之
義所以終仲康之世羿猶不得逞其逆志與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
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迺
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
邦有常刑

此二節書是胤侯先申明大禹之訓令以見義和違

犯之罪也天戒日蝕之類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
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者徇行示也官以職言師
以道言脗侯告于衆將士曰嗟我六軍之衆欲知義
和之有罪當考聖祖之訓辭我夏聖祖大禹本敬天
勤民之心而為垂示子孫之言著有謨訓其言皆明
切微驗可以定國保邦我後世君臣所當遵守也謨
訓有曰古先帝王平日之德政固足格天一遇天以
變異垂戒遂能增修其德省改其政以加謹焉其時

之輔弼大臣能修省其燮理之常法佐主上以回天
意下至百官亦皆勤修職業以匡輔君德朝政無一
人敢怠忽者夫既有克謹天戒之明而大小臣工又
共加恐懼修省故其君內無失德清明在躬外無失
政治道光顯而為明明之后矣謨訓昭示如此猶恐
人心或久而易玩每歲首孟春之月遣宣令官適人
手搖木鐸傳諭于路曰凡職官有道者或遇朝廷之
德政闕失卽直言以相規正百工技藝之人如遇奇

巧足以蕩上心者亦各執所司之事隨事進諫此規
諫者責難于君之恭也其或不規不諫而緘默容身
是謂不恭國家自有一定之刑不爾宥矣聖祖著令
又如此則不恭猶有常刑而況廢職如義和者哉蓋
日蝕之變正人君所當戒謹而義和不奏聞則是蔑
棄常憲不肖修輔非特不恭之刑而已也胥侯將正
言義和之罪而首舉先王訓令以明事君之大義庶
幾人臣知所取法矣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倂擾天紀遐
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
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一節書是胤侯聲言義和廢職之罪以見天討所
必加也次位也倂始也擾亂也辰日月會次之名集
和輯也房房宿也瞽樂官無目而審于音者也嗇夫
小臣也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胤侯曰聖祖之謨

訓謹天戒而著令嚴不恭如此内外大小臣工孰不恪
遵訓令各供乃職惟是義和獨敢顛倒覆敗其德沉溺
昏亂于酒心志旣迷因而違畔所治之官職離去所居
之位次日月星辰為天行之紀義和世掌天文未嘗擾
亂今失于推步占候始擾亂之而遽棄其所司之事如
季秋九月朔日月交會之辰其行度不相和輯日被月
掩而虧蝕于房宿閒天子方謹天戒于上率羣臣行救
護禮樂官奏鼓嗇夫小臣庶人賤役亦皆馳走助救日

甚急義和專司厯象乃尸居其官若無聞知是其昏迷于天象干犯先王所必誅之條其罪大矣先王之政典曰厯官職掌凡躔度節候俱要推算合時或失于先時或失于後時罪當殺無赦今義和犯先王後時之誅我所以承王命而往征也按日蝕為君弱臣強之象義和不以奏聞直欲夏王不知有天戒而疎忽于逆臣之防其黨惡于羿明矣胤侯但就昏迷不及時責之或因勢未能除羿姑正義和以可受之罪耳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此二節書是脗侯勉將士以忠勇而又戒其濫殺也
將行也崑山名出玉岡山脊也逸過也渠大也魁帥
也渠魁指義和言首惡之人也脗侯曰義和擾亂天
紀昏迷天象是天所必加之以罰者今我率爾六軍
衆士奉行天罰乃天子威命所臨而王室之公事也

爾衆士各務奮其忠勇同心竭力于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使罪人不得逃其罰焉然將帥奉天子命而行天罰謂之天吏又當知天子體天之心以好生為德不可過于殺戮蓋人之有善有惡猶山之有玉有石火炎崑山之岡勢必玉石俱焚儻將帥用兵不分善惡濫殺而有過逸之德則酷烈甚于猛火今我往征但誅其首惡義和其餘迫脅相從之黨非出于本心者當原宥而不治至于舊染汙惡之

俗非本不善者亦皆與赦除使之改過自新斯則誅惡宥善兩得其道而無負王命克當天心者矣觀脅從舊染之言則義和必煽誘叛黨將以助羿為逆胤侯若猶為之隱忍者殆由仲康未及加天討于羿故僅責義和廢職之罪而實淡誅其黨逆不臣之心也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此一節書是胤侯申飭軍法以勵六師之用命也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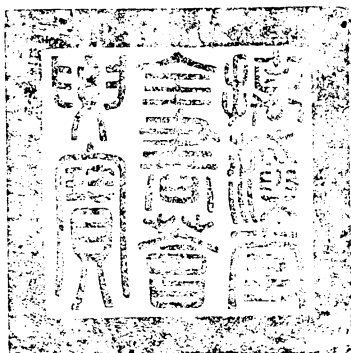
嚴明之謂愛姑息之謂宥侯歎息曰將乃國之司命
安危存亡繫焉行兵之際為將者紀律嚴明而執法
破情有犯必誅使威常勝其愛則人皆畏將而不畏
敵奮勇敢戰信能濟伐暴除殘之大事矣若專務姑
息而徇情廢法當殺不斷使愛常勝其威則人皆畏
敵而不畏將觀望退縮不待敗績而信其無成功矣
我今不得不以威勝愛爾六軍衆士當知我之威不
可犯愛不可恃懋勉于同力警戒于逸德以共濟弼

承王命之功哉蓋拊循軍士為將何嘗無愛但師出以律自有威在必行者決不可牽制于愛耳知用威用愛之宜則非獨將之馭兵而人主馭將亦猶是矣

日
講
書
經
解
義
卷
三

謹案第十七頁後五行乃江水之所經刊本江水
訛江漢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四行其西北境五行其東南境刊
本西東二字倒置蓋沿蔡傳之訛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膳錄監生臣鄧肇槐